



00398

墨池編卷第八

品藻三

書斷下

能品

吳郡 朱長文伯原 纂次

張懷瓘 書斷

精鑄 書斷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
子吉吉傳之杜鄴杜鄴傳其子林吉子靖字伯松博學
文雅過于子高三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
習之其後杜林衛密為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
美焉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

墨池編八卷

時稱其妙後以罪棄市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
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
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想謂蒼頡篇斷
六千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
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未央庭中楊稚取其有用
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
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
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熹篇言
滂沱大盛也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
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

能以竇憲賓客繫于洛陽獄卒年六十有三大小篆入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學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憲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為張伯英所稱嘆

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少好古學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冲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晉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

墨池編八卷

二

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仲之亞也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官至別部司馬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亦猶楚共王用刑失節不合其宜吳人以皇象方之五原范曄云超草書妙絕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為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父風良冶箕弓斯焉不墜張茂先甚稱之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卒善草著聞三輔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朱賜亦杜陵人時稱

上書也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為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

草見重閣西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芝素相親善
靈帝時卒燉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于
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
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
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
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
猶斥山之文皮即東北之美者也

張絃字子綱廣陵人善小篆官至侍御史年六十卒孔
融與子綱書曰前勞筆跡乃多為篆舉篇見字欣然獨
笑如復觀其人融之此言不易而得絃之小篆時頗有

聲

墨池編八卷

三

毛弘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
家法獻帝時為郎中教於祕書建安末卒

魏衛覲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隸
草體傷瘦筆迹精絕魏初傳曰古文者篆出于邯鄲淳
伯儒嘗寫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年六十二
卒伯儒古文小篆隸書草草並入能子孫皆妙于書

晉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官至太保咸寧四年卒年
八十餘工于藁草時人珍之也

一本云穎考善草書其有古質少子
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平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
風太守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直不容

人之短舉秀才為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善于篆隸見重時人云得鍾胡之法休奕小篆隸書入能時王允之善草隸官至衛將軍又張嘉善隸書羊欣云嘉師於鍾氏勝王羲之在臨川也

張嘉字子勝官至光祿大夫時又有皇甫定年七歲善史書從兄謚深竒之

劉邵字彥祖彭城人官至御史中丞遷侍中善妙篆工飛白雖不及張毛亦一時之秀作飛白勢永和八年卒小篆飛白入能柳詳亦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楊肇字季初榮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工于草隸咸寧元年卒潘岳誄云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

墨池編八卷

四

動若飛紙落如雲亦猶甘茂百能自通借餘光于蘇代安仁之誄抑其然季初隸草入能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度即六世祖祖畿魏僕射父怒幽州刺史並善行草預博學官至鎮南將軍當陽侯父祖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衛瓘方之稱杜預三世焉

齊獻王攸字大猷河內人武帝母弟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竒而且古才望出武帝之右帝用荀勗言出都督青州上道情怒嘔血咸寧四年卒年三十六草行入能

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度翼

咸熙三年卒年五十四隸草入能許靜民善題宮觀額將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景則之亞也

王導字茂弼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載導行草兼妙然疎柯迴擢寡葉危陰雖賢有餘而才不足元明二帝並工書皆推難于茂弼王愔云王導行草見貴當世咸康五年卒年六十四行草入能有六子恬洽書皆知名矣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緘牘輒存而玩之夷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高舉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不泯于世也

韋弘字叔思位至原州刺史弟季字成為平西將軍善隸書

墨池編八卷

五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官至長山令女為皇后贈光祿大夫晉陽侯善隸書法于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倫永和三年卒年三十九隸草入能衛臻陶侃亞也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工于草隸當世難與為比永和五年卒年三十六張翼善隸書尤長于臨効効率性而運復非工劣於敬預也

時戴安道隱居不仕掇角時以

隸于汁沒白瓦屑作鄭玄碑文自書刻之既奇隸書亦妙絕又有康所亦名善隸書王子猷常題方山庭殿數行所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畫以示于敬子敬歎能為以西河絕矣所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庾翼字稚恭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嘗復以章草

答亮示翼乃大服因與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因喪亂遺失嘗謂人曰妙迹永絕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修字敬仁濛之子也官至著作即善隸行書嘗求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過江後與右軍右軍乞敬仁敬仁亡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遂以入棺殷仲堪亦敬仁之亞也

韋臯字文休誕兄涼州刺史庾之玄孫官至潁川刺史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見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未足知書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為絕世

墨池編八卷

六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于羊欣得其體法行草遒盡望勢不斷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欣風流媚態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表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然上方琳之不足下方范曄有餘論之于玄玄蓋縉緞間耳孝建二年卒五十時有丘道護善隸書便書素時司馬珣之為吳興羊欣弟倫為臨安令欣吳興看弟珣之乃以道護素書洛神賦示欣欣嗟咨其工以為勝已道護烏程人也官至相國主簿時有張臯亦善草書官至征北將軍也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父恭曄官至太子詹事工于草隸

小篆尤精師範羊欣不能携拔元嘉廿二年伏誅諸葛長民亦善行草論者以為雖之流也長民官至前將軍義熙八年伏誅時又有張休善隸書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共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改之世乃大行休字弘明官至豫章太守也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然太祖與簡穆賭書亦猶雞之搏狸稍不自知量力也年五十六太子贖亦善書贖子綸字世調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過諸昆弟綸子

墨池篇八卷

七

確字仲正才兼文武甚工草隸為侯景所殺

謝朓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瀟灑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詩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中都里人丹陽尹順之子好草書狀貌亦古乏于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年八十六崩子綱綸繹並有書名也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才華既秀草隸兼善累紀專精偏探名法可謂瞻聞之士也變態殊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尚手不稱情乏于筋力文勝質則史

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卒肩吾隸紳
入能子信亦工草書時有殷鈞范懷約顏協等並善隸
書有名于世矣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善書師祖鍾王
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
真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

周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齊侍中太尉祖鸞
梁侍中父規並有重名子深官至司空工草隸師蕭子
雲而名亞子雲躡而蹤之相去何遠雖風神不峻亦士
君子之流也

隋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工書銘石甚

墨池編八卷

為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夫
筋骨藏于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于
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誇耀母乃
小人儒乎果隸行草入能時有僧述僧特與果並師智
永述困于肥鈍特傷于瘦怯也

皇朝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尤善行書金玉其姿挺出
天骨襟懷宣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于奔放若呂布
之飛將或輕于去就也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
即其亞也曹則妙于飛白韓則工于草書魏王魯王即
韓王之倫也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肪肉頗多

骨氣微少修容整服上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玄宗甚愛其書懷瓘先君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馮先君書之高曾與人書十五紙先君戲換五紙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張公也終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能則高強有人求高書一屏障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書與僕類可往求之先君乃與書之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比見蓄者多謂為褚後任申卽等州體法又變幾合于古矣陸柬之為高書告身高常嫌不將入帙後為鼠所傷持示先君曰此鼠甚解正臣意耳風調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裴行儉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工草行及章草並入能

墨池編八卷

九

有若縉紳之士其貌偉然華衮金章從容省闈

王知敬洛陽人官至太子家令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無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畧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房僕射玄齡與此公同品房行草亦風流秀穎可與並能又殷侍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亦王之雁行也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至左衛中郎將奇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于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甚欲究能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與高卿比權量力則騶忌之類徐公也

王紹宗字承烈江都人父修禮越王友道雲孫也承烈

官至祕書少監清鑑遠識才高書古祖述于敬欽羨東
之其中年小真書體象尤異沈遂堅密雖華不逮陸而
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次于真晚節之學則攻乎異
端度越繩墨薰蕕同器玉石異儲苦以敗為取筆乖其
指嘗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水墨之積習常清
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
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于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
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
被中恒手畫肚與余正同也既夏州斷割不足陸大夫
蕪穢有餘此公尤甚于陸也又曾謂所親曰自恨不能
專有功褚雖已過陸猶未及承烈行草章入能兄嗣宗
亦善書况之二陸則少監可比德于平原矣

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博雅有文
章草書憲章二王工于用筆儻拔剛斷尚異好奇然所
謂少功用有天才真行之書亞于草矣嘗作運筆論亦
得書之指趣也與王祕監相善王則過于遲緩此公傷
於急速使二子寬猛相濟是為合矣雖管夷吾失于奢
晏平仲失于儉終為賢大夫也過庭隸行草入能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公尤高綺麗媚好
膚肉得師之半可為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雖
似范睢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質如聽言信行亦可使
為行人觀行察言或見非于宰我以罪伏誅稷隸行入

能魏草書亦其亞也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書則幼尚
孫學晚師逸少雖闕于工稍開體範八分之製頗傷疎
野若况之前烈則有奔馳之勢如傳之後昆亦規矩之
法于潛隸行草入能自陳遵劉穆之起濫觴於前曹喜
杜度激洪波于後羣門出角立挺或秘像天府或藏器
竹帛雖經千載歷久彌珍並可耀乎祖先榮及昆裔使
夫學者發色開華靈心警悟可謂琴瑟在耳具錦成章
或得之于齊或失之于楚足為龜鏡自可韋弦此皆天
下之聞人入于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過知
音以揚其業蓋不知矣亦猶道雖貴必得時而後動有
勢而後行况瑣瑣之勢哉

墨池第八卷

十一

評

蓋一味之嗜五性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
且或如彼况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
誰驗準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觀昔賢之評書或有不
當王僧虔云亡從祖中書令筆力過子敬者君子周而
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六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世之書
者多師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競巧趣精殆同機神
逸少至于學鍾勢巧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夏
習不能無異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
會則神勇蓋世况之于父猶擬抗衡比之鍾張雖勍敵

仍有擒蓋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如効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至功數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牆數仞罕得其門者小王則若驚風拔樹大力移山其欲効之立見僵仆可知而不可得也右軍則雖學者日勤而體法日速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其諸異乎莫可知也已則優斷矣右軍云吾書比之鍾張終當抗衡或謂過之張學猶當雁行又云吾真書勝鍾草故減張羊欣云羲之便是少推張學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素以為杜草蓋無所師鬱鬱靈變為後世楷則此乃天然第一也有道變杜君草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在可度池水盡

黑功又至焉太傅雖習曹蔡隸法藝過于師青出於藍獨探神妙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屢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峭然此諸公皆籍因循至于變化天然何獨許鍾而不言杜亦由杜在張前一百餘年神蹤罕見縱有佳者難乎其議故世之評者言鍾張夫鍾張心悟手從動無虛發不復脩飾有若生成二王心手或違因斯精巧發葉數華多所點綴是知鍾張得之于未萌之前二王見之于已然之後然庾公之評未有焉故常文休云二王自可未能足之書也或此為累然草隸之間已為三古伯度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義獻為下古王僧

虔云謝安殊自矜重而輕子敬之書嘗為子敬書稽中散詩子敬或作佳書與之謂必珍錄乃題後答之亦以為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答云家君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然自不如小王虞蘇之古質而今妍數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蘇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趣過之蕭子良云崔張

以來歸美於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迹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于隸書伯英猶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無之並有得也夫推輪為火輅之始以推輪之朴不知大輅之華蓋以工拙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于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雖則齋聖躋神妙各有最若直書爾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直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虔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

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脩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
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然以五賢各能盡心而躋于聖或有侮
之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
為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于人倫之表棲遲於墨
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迹霄
漢所謂得玄珠于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
史籀李斯即字書累葉之祖其所製作並神妙至極蓋
無夷等八分書則伯督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
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載
較量然各峻彼雲峯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

焉趙壹有非貶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為秘寶者嗟夫
道不同不相為謀夫藝之在已如木之加寔草之增葉
繪以衆色為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
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若知其故耳想心識自該通審
其不知則聾瞽者耳庾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
阮研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
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薄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人同
為第七亦猶屈鹽梅之量處掾屬之五季夫人以程邈
居第一品且書傳所載程邈為隸法其于工拙茂爾無
聞遺跡又無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書雅動于章
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絕又張景伯英之弟妙于草隸八

分混凡之書故謂之亞聖衛恒兼精體勢時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與漢王同流又黜桓玄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等與王知敬同居第五若第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況可盡之於劉柔消息貴乎適宜形像無常不可與要固難評也蕭子雲言欲作二王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也藝成而下德成而止然書之為用施于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泯泯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迹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托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瓘恨不果遊日天府倫觀

墨池編八卷

五

名迹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慙于博識不迨能繕竒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于世夫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過者衆矣何獨丘哉然識貴行藏行貴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卧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為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在人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為孰多童蒙有求思過半矣且二王既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不備能而後為評歲在丁酉

存筆削焉

繫論

趙

僕字克勤

昔犧后作易周公翦禮孔父修雅豈徒異之而已將寔大造化之根出君臣之義考風俗之正耳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伏羲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是三聖者所謂能弘其道而由之也茲又論夫文字發軔賡翰殊出本于其初以迄今代三千餘載渺茫難知而書斷之為義也聞我皇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之尤工陳清頌以別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迹列十書而詳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倫厥人所謂執簡之太素含毫之萬象而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評之有不能文之今斯書也統三美而絕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是猶丘明同事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究哉

墨池編卷第九

吳郡 朱長文伯原 纂次

品藻四

續書斷序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書之爲教古者以參於禮樂惡可置哉自秦變六體漢興有章草英儒承承故得不廢寢興於西京曹魏之際而極盛於晉宋隋唐之間窮精殫妙變態百出無以尚矣當彼之時士以不工書爲恥師授家習能者益衆形於簡牘耀於金石後人雖相去千百齡得而闕之如揖其肩字也下至於五代天下罹金革之憂不遑筆札神宋受

墨池編九卷

一

命聖聖繼明雲章宸翰藝出天縱炳如日月發如龍鸞天下多士向風趨學間有俊哲自爲名家古文則郭忠恕向中正篆籀則徐騎省邵鍊章友直分隸則王原叔真草則楊少師王御史李西臺宋宣獻石曼卿周子發蘇子美蔡君謨咸有遺跡可以觀述雖然學者猶未及晉唐之間多且盛者何也蓋經五季之潰亂而師法罕傳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雖志於書者旣無所宗則復中止是以然也夫書者英傑之餘事文章之急務也雖其爲道賢不肖皆可學然賢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豈以不肖者能之而賢者遽棄之不事哉若夫尺牘叙情碑述事惟其筆妙則可以珍藏可以垂後

與文俱傳或其繆惡則旋即棄擲漫不顧省與文俱廢如之何不以為意也予雖不能每悵然為之嘆息於是集古今字法書論之類為墨池編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張懷瓘而懷瓘者為備然自開元以來未有紀錄而唐初諸公或雖有其傳而事迹鈇略或未嘗立傳於此編為鈇於是用懷瓘品例綴所聞見斷自唐興以來以至於本朝熙寧之間作續書斷庶近時抱藝君子於此具見而不學者觀之亦思勉焉其所鈇漏當嗣而益諸熙寧七年八月六日瀋溪隱夫序

續書斷上

墨池編九卷

二

品書論

宸翰述

神品三人

顏真卿

張長史

李陽冰

妙品十六人

唐太宗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褚遂良

陸柬之

徐僑之

徐浩

釋懷素

柳公權

沈傳師

韓擇木

徐騎省

弟鐔及李無惑附

石曼卿

蘇子美

蔡君謨

品書論

昔庾肩吾定張芝至於法高一百二十有八人為九品李嗣真錄李斯至於張正見八十一人為十等其間有兩存者有互見者網羅前括固以博矣然肩吾梁人也其義獻未遠其所評遠者必有據依近者皆所親見也而嗣真得承羣賢之緒餘而又益以隋唐之近迹故可以錙銖以權之尺寸以度之列為數品然太繁則亂其升降失中者多矣其說止於題評譬喻不求事實虛言潤飾孰為準繩至張懷瓘乃討論古今自史籀至於唐之虞藏用為神妙能三品人為一傳兼王袁之評庾李之品而附之以名字郡邑爵位之詳品簡則易推事明則可考此足為學者之便也然其或失於折衷或傷於鄙俚而叙古人之行事未備其猶病諸子欲不踵懷瓘別為一書然自度病處而去古益遠其所見聞皆不及懷瓘之博且詳也雖復增損其能甚異哉於是續而補之自隋以前能書者雖懷瓘所不錄而雜見於庾李書品寶泉述書賦迹絕難攷此不復載也懷瓘開元中嘗為翰林供奉工書之外無聞焉不以人廢言此謂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號而已豈所謂聖神之神道妙之妙賢能之能哉就乎一藝區以別矣傑立特出可謂之神運用精美可謂之妙雜俗不謬可謂之能据所傳覩精為著定苟好惡之異商權之差以俟來括然同品之間固有優劣覽之可以自知焉

宸翰述

神宋之興自太祖震神武敷至仁以大定天下又能敦尚文雅者儒宿德置於廊廟英髦麗藻列於禁掖然於翰墨之學固未遑暇太宗方在躍淵留神墨妙斷行片簡已為時人所寶及既即位區內砥平朝廷燕寧萬機之暇手不釋卷學書至於夜分而夙興如常以生知之敏識而繼博學之不倦巧倍前古體兼數妙英氣奇采飛動超舉聖神絕藝無得而名焉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嘗草書升文勒石於秘閣又八分干文及大飛白數尺以頒輔弼當世工書者莫不歎服上嘗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有何事於筆硯特中心好

墨池編九卷

四

耳江東人能小草累召詰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罕工吾亦恐自此廢絕矣蓋深慮書法之缺墜而勤以興之也始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者評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為翰林侍書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與著更宿禁中每歲九月後夜召侍書侍讀及待詔書藝於小殿張燭令對御書字亦以詢采外事常至乙夜而罷是時禁庭書詔筆跡丕變刻五代之燕而追感唐之舊法粲然可觀矣又嘗命徐鉉句中正刊定許慎說文正天下字學六書之義乃得不廢以隆於今又嘗闕於內府購於天下自漢章帝至唐太宗高宗書及古昔名臣答頡張芝鍾繇杜預東晉王

謝唐褚陸顏柳之徒與王羲之王獻之墨迹並勒石爲法帖十卷以賜近臣後二府大臣初拜者皆賜之遂傳天下學者得以師法自古帝王好藏書者有之矣然徒寶惜獨善而不能兼唐文帝可謂誼主猶且擇甚愛者藏之於陵墓其次者函之於宮掖沒卒爲姦臣盜賊所得以至於堙滅吁可惜哉未有如吾太宗聖謨閱遠者也至於宸翰亦以藏之天下名山勝地爲慮深矣逮章聖朝哀次遺墨其寘於龍圖閣太清樓秘閣御書院及賜於名山祠廟者凡數千卷軸眞宗睿文精義窮幾入神適紹先誨沈研古藝宸毫煥發形於翠琰者凡九十編寶在天章以永來世仁廟往在東朝已志於書眞宗

嘗以示大臣及於臨御因閱視先帝靈几有木皮飛白筆偶取作字筆力適邁如素習者乃置書神位又以頒賜執政由是墨法日進發奇振華雲龍相從鸞鳳交舞無以喻之享國四紀未嘗輟功榜於先廟標於總章凡侍從儒學之臣皆并貺於上蓋飛白之法始於蔡邕工於羲獻蕭子雲而大盛於二聖之間矣自古飛白罕有傳者惟先帝興之於已隆永耀於將來厥惟艱哉英宗建寶文以奉之用踵故事可謂美矣憲文自居藩邸及踐宸極以嚮儒好學稱天下今天子潛精六經通達淵邃宿儒老學懾服天辨臣以病隱不與縉紳接未獲細閱天縱之奇能也自從親至於舒每有青詞祈謝靈仙

竊觀御名出於宸筆氣嚴法備迹婉勢適觀於一字且如此况觀之多則妙可知也嘗觀自古君天下者功成則志逸治久則氣驕至於恣畋遊適聲色窮天下之欲極天下之樂以至太甚而階危亂者多矣惟本朝累聖威贍八荒恩被萬物而未嘗親逸欲之事田無車馬之音下無姝麗之求卑宮室儉服用垂拙豐裕惟六經百氏篇章論諸家書法是務過於寒儒者之為蓋堯舜之睿明文武之齊聖夫何足以尚已今臣纂述書斷豈敢抑居品列謹直述以首篇云

神品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七世從孫也系出瑯琊世

載名德天寶末拜平原太守羯胡搆亂河朔諸郡皆陷賊獨平原堅守與其兄杲卿以討賊為事援絕力窮乃趨行在事肅宗不悅於盧杞擯斥流離未嘗寧處卒為姦元載事德宗不悅於盧杞擯斥流離未嘗寧處卒為姦雄所擠以使叛虜秉節就死年七十六位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唐世皆謂之魯公不敢名云嗚呼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廟堂宰天下唐之中葉卒多故而不克興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楊子雲以書為心畫於魯公信矣尤嗜書石大幾咫尺小亦方寸蓋欲傳之遠也碑刻遺迹存者最多而荒郊廢冢其出未已碑

刺雖多而體製未嘗一也蓋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
善於書者可以觀而知之故觀中興頌則閔偉發揚狀
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夫承家之謹觀
仙壇記則秀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
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餘皆可以類攷點如墜石畫如
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
以來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絕妙所謂如長空遊絲蟲
網絡壁者吾於蔡明遠帖見之公正書及真行踰妙及
神及草蓋有之矣恨未見也或曰公之於書殊少媚態
又似大露筋骨安得越虞褚而偶羲獻耶答曰公之媚
非不能恥而不為也退之嘗云羲之俗書趨姿媚蓋以

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大露筋骨者蓋欲不
踵前蹟自成一家豈與前輩競其妥帖妍媸哉今所傳
千福寺碑公少為武部員外時也道勁婉熟已與歐虞
徐沈晚筆相上下而魯公中興以後筆迹迥與前異者
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公於柔媚員孰非
不能也恥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
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
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
也

張長史

不書名酒
御姓名也

蘇州吳人也為人倜儻閑達卓爾不羣所

與遊者皆一時豪傑李白詩云楚人盡道張某奇心藏

風雲世莫知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爭近隨太白
奇士也稱君如此君之蘊蓄浩博可知矣主荒政寵不
見抽擢棲遲卑冗壯猷偉氣一寓於毫牘間蓋如神蚪
騰霄漢夏雲出嵩華逸勢奇狀莫可窮測也雖庖丁之
剗牛師曠之為樂扁鵲之已病輪扁之斲輪手與神運
藝從心得無以加於此矣又其志一於書軒冕不能移
貧賤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終其身嗚呼書之至者妙與
道參技藝云乎哉善乎韓子之知君志也嘗稱君曰喜
焉草書怒焉草書寤寢憂悲偷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
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韻於物見山水崖谷
鳥獸蟲魚草木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鬪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不寓於它必於草書
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子未嘗輕與人
譽君如此信矣今其殘札斷簡摸鏤而傳者見之使魄
魄而心服也君草書得神品或云君授法於陸柬之嘗
見公出擔夫爭路而入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觀
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迹大進蓋積慮
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
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初尉常熟有老叟陳牒既
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責之汝何以細故屢擾官
府也叟曰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耳非有所論也因
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益盡

其法以君之資猶且博觀而後至然則學固不可以已乎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嘗爲金吾長史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惟君無間言傳其法者崔邈顏真卿世或以十二意謂君以傳顛者是歟非歟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長史草書爲三絕

李陽冰趙郡人好古善屬文嘗令常塗李白往依之贈以詩曰落筆洒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歷集賢院學士晚爲將作少監韓退之稱曰李監是也陽冰篆品入神自秦李斯以蒼頡史籀之迹變而

新之特製小篆備三才之用合萬物之變包括古籀孕育分隸功已至矣歷兩漢魏晉至隋唐逾千載學書者惟真草是攻竄英擷華浮功相尚而曾不省其本根由是篆學中廢陽冰生於開元始學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精探小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跡以謂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嘗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其以書爲已任也如此當世說者皆傾伏之以爲其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秦斯矣蓋季斯去古近而易以習傳陽冰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雅好書石魯公之碑陽冰多題其顏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橫倚寶匣華峰崱嶭極新浴秋露不足爲

其威光峭拔也。或其謂之蒼頡後身嘗貽書李夫人願
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
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是時四方亂雜。執政者以爲
迂而陽冰之志不克就。後之人將安師仰乎。惜哉。舒元
興嘗得陽冰真跡在六幅素上。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
鉄石陷入屋壁。霜晝烙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飛
去。且贊之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
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十年無人篆止於斯。自陽冰
後。雖餘風所激。學者不墜。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初絳州
碧落尊像之背。有篆文極奇。古陽冰見之。歎美服膺。寢
食其下。不得影響。大熱中以權權之。猶有遺迹。唐人由
奇之。或以爲陳惟玉書。或以爲異人所刻。獨李漢以爲
李譔書。漢之言誠然。猶未敢必爾。

妙品

墨池編九卷

十

唐太宗文武聖皇帝。遇亂略致太平。雖古之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者。無以尚也。既即位。購求天下名書。以充
御府。銳精臨寫。特愛羲之首與虞世南。褚遂良論書法
二人皆賢者也。因其論書。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揮。道勁
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帝善用兵。所向
必摧破。天下無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見於書。則其書孰
禦哉。故嘗謂羣臣曰。吾平亂寇。嘗親執金鼓。觀敵之陳
即知強弱。以吾弱餌其強。以吾強擊其弱。無不大潰。蓋

思其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形勢惟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其形勢自生矣常真草於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適勁一時之絕又嘗因賜宴操筆飛白諸公競以御手取之魏鄭公之薨帝為文於碑且自書焉雖功名之事然帝王能之亦足以娛心意而示褒勸亦治世之盛美也貞觀二十三年帝登遐年五十三矣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出繼其叔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學術淵博論議持正無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奪也故其為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合含剛持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雖歐虞同稱德義乃出詢右

墨苑編九卷

士

也初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各重於陳世南從學焉盡得其法而有以過之其隸行皆入妙品太宗嘗與之論書言亦至於妙而稱世南為書翰之絕此言諒矣及其卒也常甚悼之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體捨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無復人矣世南位至秘書監為弘文館學士爵永興縣公謚曰文懿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貌寢佻敏悟絕倫讀書輒數行同盡博貫經史當陳隋之際士子盛於書學詢師法逸少尤務勁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里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法其精如此傑出

當世顯名唐初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雖戎狄亦慕其聲
然觀其少時筆勢尚弱今廬山有西林道場碑是也及
晚益壯體力完備奇巧間發蓋由學以致之九成宮碑
溫大雅墓銘是也其正當纖濃得中剛勁不撓有正人
執法面折廷諍之風至其點畫工妙意態精密無以尚
也行書黝糾蟠屈如龍蛇振動戈戟森列自成一家八
體盡能而飛白尤精今恨不及見也高祖徵時數與遊
旣登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
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張懷瓘稱其飛白隸行草入
妙小篆入能

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情常遺錢使市父遺迹

墨苑編九卷

十一

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遂繼父名號大小歐陽體
雖得詢之勁銳而意態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矣晚
節自貴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兎毫管用象犀非是未嘗
書也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雖以詔奪哀而籍
槩居廬不廢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會鳳閣舍人
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長倩以爲不可
死於酷吏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學藝相繼爲唐名臣
美哉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中
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虞世南死太宗思之嘆
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見遂良帝今侍書帝方

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其能質其偽遂良獨論所出無敢舛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豈足與是非數百年之舊迹哉其書多法或敷鍾公之體而古雅絕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後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帝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立二賢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及二后廢立遂良固諫不從命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嗚呼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褚公有之

陸柬之吳郡人宰相元方之伯父虞永興之甥也臨學舅氏得其法遂以書顯家與歐褚齊名張懷瓘謂其隸行入妙草入能然隸行於今殆絕遺迹余嘗閣觀其草書意古筆老如喬松俯壑野鶴盤空信乎名不虛得也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子景融博學亦工書札時有高正臣者亦以書聞而不喜柬之書蓋銜已長而忘公是歟

徐僑之字惟嶽會稽人父師道字太真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總戎隴外辟之賓幕因授九隴尉非其志也棄官歸隱及終謚曰文行先生賀知章為之作銘太直精於翰墨僑之能承之以世名家尤純孝積學狄梁

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薛之嘗面誚張易之而佐佑五王
迎立中宗不自以爲功也歷趙湖洛州刺史卒於官正
書入妙行書入能道媚有楷法姚崇母之墓湖州孝義
寺碑皆合作者也嘗進書六體手詔答曰得進書甚可
觀覽迴鸞顧鵲墜露凝雲雖古人臨池懸帳之妙何以
過此仍賜物四十段以旌之

子浩字季海授書法於父少而清勁隨有褚薛晚益老
重潛精義獻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直行皆入
能嘗論書云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
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
翔書之鳳凰矣故浩之爲書識銳於內振華於外有君

墨池編九卷

十四

子之器馬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其朔風動秋草
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隸相參皆爲精絕識者評云怒
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所寶愛又嘗著書譜一
卷恨未見之唐之工書者多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
云浩擢明經爲肅宗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筆遣
辭瞻敏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詔冊寵絕一
時代宗時封會稽縣公出節度嶺南入爲吏部侍郎坐
事出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
贈太子太師謚曰定子峴又善工於行草石曼卿得其
石刻屢稱於人

釋懷素字藏真長沙人也自云得草書三昧始其臨學

勤苦故筆顏委作筆塚以瘞之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絕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顏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僕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爲不可耶其爲名流推與如此後有懷仁者居長安洪福寺募集右軍頗見精熟其徒有胡英効之亦以書勒石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兵部尚書起之之弟也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爲法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起之嘗寓書宰相曰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

侍書見用頗類立祝願徒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選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帝有求治之意而不能倚忠壑讒嘗便殿舉袂曰此三澣矣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其切直多類此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壽齡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正書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蓋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道勁豐潤自名一家而不及顏之體局寬裕也雖驚鴻避弋鱗鷹下韝不足以喻其驚急云文宗嘗召與聯句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

御坐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
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
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
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
意凡公卿以書貶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不復詰
惟硯筆圖籍自鐫秘之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縣人史館修撰既濟之子也材
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入翰林次當拜承旨稱
病固辭出觀察河南歷右丞率江西以吏部侍郎卒年
五十九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而僚
佐極一時之選正行書皆至妙品存於翠琰爽快騫舉

墨池編九卷

七

如許邁學僂骨輕神健飄飄然欲騰霄云

韓擇木當肅代世以八分得名是韓雲卿以文顯李陽
冰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不得
此三人不稱三服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
開元以來數八分觀其跡雖不及漢魏之奇偉要之莊
重有古法而首唱於天寶之間宜宣妙品又如山東老
儒雖姿宇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云擇木嘗爲右散騎
常侍宰相李峴忤李輔國又爭崔伯陽責大重帝怒黜
峴蜀州時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朕全黜之尚恨
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
耳其正論如此後以尚書兼太子少保致仕云

徐鉉字鼎臣事李煜官御史大夫王師圍金陵來求緩
師陳述懇至既復命隨煜入朝太祖詰之語不屈即蒙
慰勞授率更令太宗時直學士院訓辭溫雅得誥命體
遷右散騎常侍坐事貶邠州刺史行軍司馬卒年七十
六騎省敏於文爲江表冠中朝士大夫皆推與之尤善
篆八分精於字學蓋自陽冰之後篆法中絕而騎省於
危亂之間能存其法歸遇真主字學復興其爲功豈淺
哉初雖忠骨力歟陽冰然其精熟奇絕點畫皆有法及
入朝見嶧山摹本自謂得師於天人之際搜求舊迹悉
擲略盡較其所得可以及妙嘗被詔刊定許慎說文今
行於世弟錯得兄之學而名譽相上下世號二徐江南

墨池編九卷

七

有王文秉者篆體精勁遺迹可寶其後鄭文寶查道襲
皆善隸篆由騎省發之後皆爲顯人又有李無惑者同
安人太宗時翰林待詔深得陽冰之法適健端直見稱
於楊文公吳浩錢塘人浩筆尤妙世莫能偕無惑常蓄
藏之語人曰浩死當絕筆矣無惑後爲參軍宰邑歲常
寄萬錢市大筆於浩

石延年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志氣豪邁慕古文奇節偉
行而欲立非常之功既與世齟齬於是嗜飲以自放奇
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少舉進士不
中初命奉職久之以太祝宰濟之金鄉累擢大理丞通
判海州還爲秘書閣校理遷中允康定元年卒年四十

八上書請莊獻明肅還政言夏戎十事不報已而元昊
叛左右正鈹執政欲以曼卿擬之猶謂其私請然後奏
曼卿語人曰吾少有志效國用當自結明王以奮生平
又安能屑屑於相府乎執政聞之遂罷是天子方用其
言稍欲進顯以試其才而曼卿不幸病死可哀也已曼
卿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
於泗洲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榜乃劇醉卷氈而書
一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搆思以爲之亦不
能及也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
寶爲神物歐陽永叔嘗賦詩云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
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
醉題紅粉壁鐵榦已剥昏烟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
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二公
之辭信得其實不假余評云

蘇舜卿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者之子
也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范文正公薦之校理集賢有
欲撼文正者以事劾之坐除名以湖州長史卒嘉祐中
追復其官子美志於功名雖在平位數慷慨論朝廷大
事人之所難言既廢游吳以泉石自適善於歌詩發必
造奇尤工行押草書皆入妙品殘章片簡傳寶天下如
花繁上林月晃淮水光彩浮動云兄舜元字才翁草隸
卓爾不羣但恨遺迹之少歷提點刑獄以卒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擢天聖八年第范文正
黜饒州余靖尹師魯歐陽永叔論救從貶君謨作四賢
詩以諷天下稱之為慶歷初諫官遇事感激權倖畏縮
而上得與范韓杜富諸公革弊事以修太平其後階歷
清近竭忠補過救唐子方雷呂景初吳中復馬遵上益
嘉其賢再守泉州移福州唐重經術士禁遭喪而破產
者誅巫覡主病者絕蠱毒殺人者大變其俗入總三司
會英宗即位昭陵復土財用皆猝須而畢給拜端明殿
學士知杭州以便覲俄居憂病卒年五十六君謨真行
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冠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
晚歸於淳淡婉美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可以況其

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
仁宗深愛其迹嘗書曰御筆賜字君謨以寵之君謨作
詩自書以謝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君謨書之及學士
撰溫成皇后碑文勅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
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後後
哉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